

## ■工会岁月

# 平凡之路

□孙晓娟 文/图

牛书记，我们施工一线的项目书记，员工们都叫他“牛头”。“牛头”名字的由来有三个原因。一是在我们20多个人的项目部，他是项目书记兼工会主席，是头儿；二是他上学时爱打架，是头“斗牛中的牛头”；三是他老家在四川，妻子在四川开了几个连锁火锅店，家庭经济基础丰厚，多次让他回家过那种收收钱、打打麻将的悠闲生活。可如今已50多岁的他，就爱工程队这种“大篷车”式的生活，整天和泥窝子打交道，是头“倔牛中的牛头”。

几年前，牛头带着我们几个人为新建项目选址，根据牛头多年干工程的经验，很快就和地方相关单位谈妥了一块性价比合适的建厂地块。可就在一夜之间，昨天看好的那一块荒芜的地上全部被村民们栽上了小葱苗，一片

绿意盎然。刚栽上的一排排、一行行井然有序的小葱苗傲然挺立，像是对牛头的嘲弄，又像是对牛头示威。牛头的“牛”劲立刻被激起，脸涨得通红。这时来了一群村里的妇女，“哇！女子别动队”不知是谁脱口而出。“你就是牛书记吧？我们正找你，你们要想在这块地上建厂，就必须以给我们造成损失的双倍价钱赔偿！”说着，妇女们你推我搡地拽着牛头去找村长。

再看这时的牛头，年少时斗牛的雄风荡然无存，乐呵呵地给妇女们解释：“你们这块地一直荒着，我们在这里施工，将来给你们铺好路，架好桥，方便大家，造福子孙，哎呦！”推推搡搡中，牛头一个趔趄摔进了旁边一条一米多深的沟里，好在沟里没水。50多岁的人了，牛头只觉得腰间钻心的痛，可还自嘲地笑



着说：“哎呦，我这可是老牛掉到枯井里了。”当我们把牛头扶起来，背上岸时，妇女们不知什么时候各自走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腰痛复发，牛头常常是偷偷抹干眼泪，笑着对我

们说：“被英雄打趴下却懂得欣赏英雄的人们，才让英雄成为英雄。在我们工程队和地方的相处中，是没有英雄的，因为永远没有狗熊的那一方。”我们的项目部也按牛头的预想如

期在这块地上建成。

“小王，生日快乐！”手机响了，那头传来牛头亲切的声音，小王揉着刚睡醒的眼睛，立刻来了精神：“啊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？我都忘了，谢谢牛头！”我们项目部上每个人都可以忘记自己的生日，唯独牛头不会忘记我们每个人的生日，因为牛头有三个本子：日记本，周记本，月记本。大事、小事、事事都记在牛头的心里，写在牛头的本子上。“小王，我已让办公室小李给你定了生日蛋糕，晚上回来给你庆祝生日。今天是村里小学的开学典礼，为了孩子们路上的安全，我们给孩子们每人送去一顶小黄帽吧。”

开学典礼上，戴着安全帽，系着红领巾的牛头，在众多孩子中咧嘴笑得最开心，最灿烂。

其实，只要你走进我们施工一线，你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像牛头一样的人——也哭也笑地走在平凡之路上。

但你会慢慢发现，在平淡之中能挖掘出流光溢彩的感动，它像一粒珍宝，在你内心的深处熠熠生辉、不眠不休……

## ■家庭相册

# 小脚外婆

□依米 文/图

外婆是我们村子里唯一一个八十九高龄且裹着小脚的女人，她叫张凤英。

外婆生在旧社会，深受旧社会恶习荼毒。从小就被母亲勒令裹脚，一双脚骨严重变了形，脱下袜子，真是惨不忍睹。

外婆讲起那段岁月总是眼泪汪汪，她说：“真疼呀，都是十多岁的年纪，正在长骨头时，用布条子把脚裹得像粽子，还有干不完的农活，要是做得慢，母亲的大烟袋就到头上了，敲得你嗷嗷哭，还得继续干活。干完庄稼活往回走，好几里的山路，脚疼得像踩在刀尖上，快跑几步躲在石头后，偷偷解下来缠脚布抹眼泪，搓搓揉揉还得缠上。”每次听外婆裹脚的经历，都毛骨悚然。

外婆七岁时，脚底下垫着砖头就开始学做饭，喂鸡喂鸭，照顾比自己小的弟妹。十二岁时，还没锄头高，就跟着开始锄地，起早贪黑地劳动在庄稼地里。十五岁时，外婆的母亲为了五斗谷子，根本就没了男方长得啥样，就把外婆嫁了出去。

外婆嫁给外公后，照顾一大家子人，每日劳作，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。生活虽有了改善，但还是被贫穷笼罩着。

那年，我妈生了我姐姐，接着生了我，重男轻女的奶奶每天拉着脸，要我把我送人，好再生个弟弟。妈妈每天看着怀里的我抹着眼泪，因为上火没了奶水，怀中的我更是面黄肌瘦只会哭。妈妈被奶奶每天说来说去没了主意，默认了奶奶要把我送人的决定。可是小脚的外婆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颤着小脚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我们家，推开门就开始骂自己闺女：“你能了是不是啊？自己生的骨肉都不想要了，要送人？你是狼呀那么狠的心肠，狼还知道护崽子呢。我那么困难都把你们兄弟几个养大成人了，现在两个



就养不起了吗？不就因为是个丫头吗？丫头咋啦，谁说丫头就没有出息……”小脚的外婆一通骂，把妈妈骂的嚎啕大哭，后来外婆说，她那是骂给我奶奶听的。

我在强悍的外婆主张下，留了下来，免于流落被送人的命运。外婆把我抱回了家，用羊奶一天一天的把我养大。看着我吃饱了后润润的小脸，外婆笑着说：“这是一条小命哩，小猫小狗还都得爱惜呢，何况是这么活生生的孩子，哪个舍得送人，长大了要出息呀，给他们看看女娃子咋啦……”

1979年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时，我们村住进了很多知识青年，五十多岁的小脚外婆忙完家务后，挎着小筐把自己做的馍馍和院子里的柿子黄瓜用凉水浸过后，送到知青点给那些城里的学生。外婆说，农村没啥好吃的，可是那些孩子离开父母的怀抱，到山旮旯里来，帮咱们建设，帮咱们干活，就是自己父母见了也心疼，不论东西多少，是一份温暖。后来附近知青点的青年们，都管小脚外婆叫“张妈妈”。我妈说，这是我外婆的骄傲，说起来满脸的笑意，仿佛那些真是她的孩子们。

我小脚的外婆，小时候没得到爱，长大懂得爱后，努力的爱子女爱别人，自己生活在爱里，自己也是幸福无边。她常叨叨，要做好人呀，做好人长寿……

## ■工友情怀

# 车间里的“警察”大叔

□李小雷 邢晓杰 文/图

“倒车一定要有人看护！进库的时候慢一点……”说话的这位，就是公交保修四厂五路车间的专职安全员石海生师傅。

“修车三件事：挂牌、打掩、拉手刹！”这是石海生师傅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自从担任车间安全员以来，寒来暑往，哪里有职工生产作业，哪里就有石师傅的身影。只要发现工作现场存在安全隐患，或者有职工违章操作的现象发生，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进行纠正，待隐患排除后方可作业。职工们戏称他是——安全“警察”。

每次班前会，石师傅总要提到安全，叮嘱大家安全生产、文明作业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石

师傅和车间干管的共同努力下，车间整体的安全管理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，班组内形成了遵章守纪、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。

如果说工作上石师傅像一名严厉的警察，而生活上的他更像一个朴实、勤劳、热心的邻家大叔。每天早上上班前会结束后，职工们走进车间，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工作中时，石师傅就在休息室忙活起来了：桌椅摆整齐，地面无纸屑，水杯排成“一字马”。搞完卫生，给大家的水杯里晾好水，石师傅这才放心地走出屋子，开始为职工们“保驾护航”。

冬运保障，石师傅主动放弃休息时间，和车间干管一起给冬



运小分队的职工熬姜汤；暑运夏防，他和服务队的党员们一起送绿豆汤、送西瓜。哪位职工中暑了，石师傅又拿出了小药箱，俨然成为大家的贴心护士。

车间职工有事找他帮忙，石师傅从没说过一个“不”字，他总说：“哥儿几个遇到事儿能想到我，是对我最大的信任！”

石师傅还有两年就退休了。当问及退休后的打算，他总是恋恋不舍地说：“只要车间用得着我，大家伙儿信得过我，我就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……”

## ■青春岁月

# 挚友如灯

□史占清 文/图

16岁那年，我和同学刘寿恩一起下乡到了北大荒一个偏远的小村庄。连队被一条公路隔成两个区域，公路北是知青宿舍和家属区，公路南是连队的马厩，饲养着几十匹马，都归后勤排管。

喂马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岗位，因为连队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靠这四五挂马车，十几匹马吃得不好，怎么有力气拉车呢。尤其是每天夜里一两点钟，要给马加一次夜餐。正所谓是“马不吃夜草不肥”。

那时候，责任心很强的刘寿恩就主动承担了喂马的任务。他白天套上四匹马赶着一挂马车到田间地头或营部拉货，晚上就住在马棚一侧的小茅草屋里，每天



夜里起来给马添草加料，陪伴他的是一盏马灯。

北大荒的冬季天黑得早，我们集体宿舍的知青怕他孤独，吃过了晚饭常常轮流陪他去聊天。每次都看到他在马灯底下看书，见我们来了，饶有兴趣地聊起书里的内容。不是聊四大名著，就是聊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那时候，

一本竖排版的《武松》都叫他给翻烂了，一讲起武松暴打蒋门神，他就眉飞色舞。

我们就坐在这盏马灯微弱的光晕里，一起聊人生、聊理想，当我们为知青的命运表示担忧时，他给予我们很多鼓励，让我们不要放弃学习，要对前途充满信心。而每一次我们要返回宿舍时，他怕我们看不清来时的路，总是提着马灯在坑洼不平的小道上为我们引路。时至今日，那个在漆黑的夜晚闪烁的微弱亮光，还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如今我们都已年逾花甲，常常在一起回忆起北大荒的生活，大家对这盏马灯更是情有独钟，因为它曾像灯塔一样给予过迷茫的我们温暖和友谊。